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嚴

謄録監生臣蔣繼勲

欽定四庫全書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六

元 釋念常 撰

唐

乙巳敬宗湛穆宗長子母太后王氏游戲無度狎暱羣小性復褊急為克明弒之年十八崩葬莊陵在位二年改寶歷

八月遣中使詣天台採求靈藥詔道士劉從政入宮咨質仙事署光禄卿別號升玄先生

丙午十三月命道士孫凖製長生藥署凖為翰林待詔

四月帝畋獵夜歸與宦官酣飲擊毬俄燭滅遇弑年十八大臣裴度等迎皇太弟江王立之是為文宗

五月下詔革兩朝淫侈不法之務捕道士孫準等二十八人及佞僧惟真民服流于嶺表

丁未文宗昂穆宗次子慮懐聽納而不能堅决用李訓鄭注欲盡誅宦官仇士良等陰覺縱兵殺宰相王涯等二十餘人帝三十二歲崩在位十四年改太和

戊申十月江西觀察使沈傳師奏帝誕月請於洪州起方等戒壇度僧資福制曰不度僧尼累有敕命傳師

忝爲方面違禁申請宜罰俸料一月

澧州藥山禪師惟儼卒大儒唐伸爲之碑曰上嗣位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十二月六日終于修心之所後八年門人狀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于崇敬寺大德求所以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敬大德於余爲從母兄也甞豯徑山得其心要自興善寛敬示寂之後四方從道之人質疑傳妙罔不詣崇敬者甞謂伸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教之闡於洙泗智炬雖滅法雷

猶響豈可使明徳不照至行湮没哉惟大師生南康信豐自為童時未嘗處羣兒戲弄中往往獨坐如念如思年十七即南度大庾抵潮之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髪服緇執禮以事大歴中受具於衡岳希琛律師釋禮矩儀動如夙習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於衣巾耶是時南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嶽有洪皆悟心契乃知大圭之質豈俟磨礱照乘之珍難晦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聞四方學徒至於指心傳要衆

所不能達者師必黙識懸解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十年寂曰汝之所得可謂浹於心術布於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知而無所知渾然天和合於本無吾無有以教矣佛以開示羣盲為大功度滅衆惡為大德爾當以功德者濟羣迷宜作梯航無久滯此由是陟羅浮游清涼歷三峽遊九江貞元初因憩藥山喟然嘆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効其飄轉耶既披榛結庵才庇趺座鄉人知者因賫攜飲食奔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何

以勞人乎哉並謝而不受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嘗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晝夜若一終始如是殆三十年矣游方求益之徒知教之在此後數歲而僧徒葺居禪室梁棟鱗差其衆不可勝數至於沃頫正覆導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之明矣忽一旦謂其徒曰乘郵而行及莫而息未有久行而不息者吾至所詣矣吾將有息矣靈源自清混之者相能滅諸相是無有色窮本絕外汝其悉

之語畢隱几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臈六十夏入室弟子
冲虛等遷座建塔于禪居之東遵本教也始師嘗以大
練布為衣以竹器為蹻自雜其髮自具其食雖門人數
百童侍甚廣未嘗易其力珍羞百品鮮果駢羅未嘗易
其食冬裘重燠夏服輕踈未嘗賜衣華室靜深香榻嚴
潔未嘗易其處麇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觀貴賤
迭來頂謁牀下未嘗易其禮非夫㲉萬有契真空離攀
緣之病本性清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欲久而如

一者耶其他碩臣重官歸依修禮於師之道未有及其門闌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一物在中觸境而搖我示其源不境不跳西方聖人實言其要其要既得可言其妙我源自濟我真自靈大包萬有細出無形曹溪所傳徒藏于密身世俱空曾何有物自見曰明是為至精出沒在我誰曰死生刻之琬琰立之巖岫作碑者伸期於不朽

李翺作復性書其一曰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

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統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烟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統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不惑者也聖人者豈無情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信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於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

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睹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泉于山非不水也石不敲木弗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滙大壑浩浩湯湯為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極也復其性者賢

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耶昔

者聖人以傳于顔子顔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逺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曽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斯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九篇以傳于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

庸之弗焚者一篇有焉於是此道廢闕其教授者唯節文章句威儀擊斂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傳矣道之極於剥也必復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辭句之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吳興陸參存焉與之言陸參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西方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

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闕絶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是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其二曰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思無慮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

靜必動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耶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本無其心寂然不已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也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

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靜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聞見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不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

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著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故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

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教也者人之道也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

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弗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遠矣故謹其獨謹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之問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自而生耶曰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

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曰情之所昬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其渾也性情豈遂無有耶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鑑乎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不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昬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所翳性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

知情之所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則無邪邪何由生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則原其始反其終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非書矣其三曰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與物皆休吾則不

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休耶作耶二皆離而不存子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與萬物一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専専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亡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

明矣吾之年三十有九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希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十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也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百千人無一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己酉　雲代蔚三州山谷間石化為麪民取食之

蘇州重玄寺刊石壁經成刺史白居易為之碑曰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刻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示悟入諸佛知見以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

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出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一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急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行法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過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二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

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丈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辭而讚之讚曰佛滅度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復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臘印空假使

有人刺血為墨剥膚為紙即人知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朧不若守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是歲丹霞天然禪師將終命左右具浴浴畢乃頂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春秋八十有六師本儒生行應舉偶一禪者問仁者今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何所詣禪者曰江西馬祖出世即選佛之塲也師遂見馬祖以手托幞頭額祖顧視良久

曰南嶽石頭是汝之師師抵南嶽亦以前意投之石頭曰著槽廠去乃禮謝入行者堂執務後因普請鏟草次師獨沐頭跪於石頭之前石頭欣然與之落髮尋為說戒即掩耳而去便返江西再見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騎聖僧頸而坐衆驚異以白馬祖祖入堂見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與法名久之徧歷諸方後於天津橋橫卧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故曰無事僧鄭奇之日給米麪洛下翕然敬向居鄧州丹霞致

數百衆嘗示衆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此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什麽薦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上亦只敎保護此事不是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麽禪可是你解得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趂逐什麽物不用經不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㕘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

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麽底若識得釋迦即是凡夫阿你須自看取一旨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暗裏雙陸賽彩若為生無事珍重師嘗著玩珠吟二篇其一曰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智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疑萬卷經在心心可測歴耳耳難聽罔象先天地玄泉出杳冥本剛非鍛鍊元淨莫澄渟槃礴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氣觸還生鑒照崆峒寂羅籠法界明剉凡功不減

超聖果非盈龍女心親獻闍王口自呈護鵞人却活黃雀意猶輕解語非關舌能言不是聲絕邊彌汗漫無際等空平演教非為說聞名勿認名兩邊俱莫立中道不須行見月休觀指還家罷問程識心心即佛何佛更堪成

時有凌行婆者嘗謁浮杯和上與喫茶次婆問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曰浮杯無剩語婆云我不恁麼道曰你作麼生道婆歛手哭曰蒼天中更兗苦杯無語

婆云語不知偏正為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云苦哉浮杯却被老婆摧折婆聞南泉語乃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有澄一禪者見婆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云會麽一合掌而立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舉似趙州州云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啞在一云未審和上怎生問他州以棒打云似這伎死禪和不打更待何時連打數棒婆聞趙州恁麽道乃曰趙州自合喫婆手裏棒在後有

僧舉似趙州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趙州此語乃合掌曰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後趙州令僧去問怎生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頭趙州聞之乃以一偈寄云當機直面提直面當機疾報你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亦以一偈荅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辛亥文宗喜食蛤蜊一日御饌中有蛤蜊劈不張者忽變菩薩像帝驚異有旨送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

侍臣此何祥也或對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詔問之帝召政而問焉對曰物無虛應此殆啓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菩薩形得度者即現菩薩形而為說法帝曰菩薩形今見矣未聞其說法何也對曰陛下見此以為常耶非常耶信耶弗信耶帝曰非常之瑞朕焉不信政曰陛下聞其說法矣何謂未聞帝大悅詔天下寺並立觀音像奉祀焉

癸丑十月帝誕節召法師知玄與道士於麟德殿論道

乙卯四月丁巳宰相李訓上疏請罷內道場沙汰僧尼濫偽者制可是日詔下方毀大內靈像俄暴風聿起含元殿鴟吻俱落發三金吾仗舍內外城門樓觀俱壞光化門牆亦崩士民震恐帝以訓所請忤天意亟詔停前沙汰詔復立大內聖像風遂頓息見舊史五行志是歲冬十一月宰相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不克事敗訓注皆死之

是歲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將示寂第一座問曰

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云某甲隨和上去還得不師云汝若隨吾則須銜一莖草來乃集門人告之曰星翳燈幻其來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師得法於馬祖後歸池陽自架禪室以居凡三十年不下南泉會宣城觀察使陸公亘請下山伸弟子之禮由是學徒雲集陸嘗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泉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陸云和上大不思議到處世界現成泉云適來總是大夫分上

事陸他日又云弟子薄會佛法泉云十二時中作麽生
陸云寸絲不挂泉云猶是階下漢泉又云不見道有道
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一日見人雙陸大夫拈起骰子云
恁麽不恁麽只恁麽信彩去時如何泉拈起骰子云臭
骨頭十八嘗示衆曰道箇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
直須向異類中行又曰我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
不得喚作徧行三昧普現色身又曰如今不可不奉戒
戒不是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履却快活

你若一念異即難為修行才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亦是情見隨他因果更有什麽自由分又曰老僧十八上解作活計有人解作活計者麽出來共你商量須是住山人始得珍重無事各自修行大衆不去師復云如聖果也大可畏沒量大人尚不柰何我且不是渠渠且不是我他經論家說法身為極則喚作理盡三昧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恁麽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多覔个癡鈍人不可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

出來共你商量如空劫時還有修行人否有無作麼不道阿你尋常巧唇薄舌及乎問著總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事兄弟今時人擔佛著肩頭上行聞老僧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無你推處你若束得虛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一任汝推師與趙州門風天下推仰以為絕唱

太和九年九月十一日潭州道悟山圓智禪師告寂豫章海昏人也姓張氏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

會密契心印一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來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師與雲巖侍立次藥山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陀怎麼生師便出去雲巖問藥山曰智師兄為什麼不祇對和上山曰我今日背痛是他却會汝去問取雲巖即來問師曰師兄適來為什麼不祇對和上師曰汝却去問取和上僧問雲巖切忌道著意怎麼生雲巖云此語最毒僧云如何是最毒底語雲巖云一棒打殺龍蛇雲巖臨遷化時遣人送辭書

到師展書覽之曰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有也未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什麼處是伊不會處）溈山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問無神通菩薩為什麼足迹難尋師曰同道方知曰和上知否師曰不知曰為什麼不知師曰汝不識我語石霜問師

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彌沙彌應諾師曰添却淨瓶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適來問什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石霜異日又問和上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什麼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師示疾有苦僧衆慰問法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有七闍維得靈骨數片建塔于石霜山之陽敕謚修一大師塔曰實相

丙辰改開成　元年左街僧録内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端甫卒史館修撰裴休製碑曰玄祕塔者大法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戲為丈夫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惠佐如來以闡教利生捨此無以為丈夫也背此無以為達道也和上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為秦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

必當大弘教法言訖而滅既成人高顙高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鑿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相奇表與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彌十七正度為比丘隷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照律師稟持犯於崇福寺昇律師傳涅槃唯識大義於安國寺素法師復夢梵僧告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原委會滔滔然莫能知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杌於情田雨甘露於法

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與無何謁文殊於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悦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論議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和上符彩超邁詞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為務由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大不可思

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韓蜀獵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詔和上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祕殿為人請福親奉香火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江海無驚浪蓋參用真乘以毗大政之明効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為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與掌內殿法儀録左街僧事以標表清衆者十一年講涅槃唯識經論位處當仁傳授宗乘以開誘道俗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悲地日持諸

部十餘萬徧揩淨土為息肩之地嚴金經為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匡床靜慮自得貴臣戚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玉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有千數不可殫書而和上即衆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謂成就常不輕行者唯和上而已夫將欲駕横海之大航拯羣迷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與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向西右脇

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竟夕而異香彌鬱其年七月六日遷于長樂之南原遺命荼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謚大達塔曰玄祕俗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八弟子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為達者於戲和上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自約義正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大懼徽猷有時堙没而閤門劉公法緣最深道

契彌固亦以為請願播清塵休嘗游其藩備其事隨喜
讃歎蓋無愧辭銘曰賢刼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
經破塵教網髙張孰辨孰分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
論藏戒定恵學深淺同源先後相覺異宗偏義孰正孰
駁有大法師為作霜雹趣真則滯涉偽則流象狂猿輕
鈎檻莫收柅制刀斷尚生瘡疣有大法師絶念而游巨
唐啓運大雄垂教千載冥符三乘迭耀寵重恩顧顯闡
讃導有大法師逢時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崢嶸棟

宇一旦而摧水月鏡像無心去來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丁巳　慧星現長八丈

戊午開成三年三月六日僧統清凉國師澄觀將示寂謂其徒海岸等曰吾聞偶運無功先聖悼歎復質無行古人恥之無眙移動靜無綸緒往復勿穿鑿異端勿順非辨偽勿迷陷邪心勿固牢鬬諍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昬慈毋不能保身後之子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真離玄微非言說所顯要以深心體解朗然現前對境無

心逢緣不動則不孤我矣言訖而逝師生歷九朝為七帝門師春秋一百有二僧臘八十有三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目夜發光晝視不瞬才供二筆聲韻如鐘文宗以祖聖崇仰特輟朝三日重臣縞素奉全身塔于終南山未幾有梵僧到闕表稱於葱嶺見二使者凌空而過以呪止而問之荅曰北印度文殊堂神也東取華嚴菩薩大牙歸國供養有旨啓塔果失一牙唯三十九存焉遂闍維舍利光明瑩潤舌如紅蓮色賜謚仍號清涼

國師妙覺之塔相國裴休奉勑撰碑其銘曰寶月清涼寂照法界以沙門相蔵世間解澄湛含虛氣清鐘鳴雪沃剡溪霞横緱嶺真室寥夐靈嶽崔嵬虛融天地峻拔風雷離徽休命實際庬鴻奉若時政革彼幽蒙烱乎禹質元聖孕靈德雲冉冉凝睟幻形谷響入耳性不可為青蓮出水深不可闚才受尸羅奉持止作原始要終克詣適莫鳳藻瓚奇遺演秘密染翰風生供盈二筆欲造玄關咽金一像逮竟將流龍飛遷颺疏新五頂光銜二

京躍出法界功齊百城萬行分披華開古錦啟迪羣咜與甘露飲爕贊金偈懷生保乂聖主師資聿興遐裔貝葉翻宣譯場獨步譚柄一揮幾回天顧王庭闡法傾河湧泉屬辭縱辨玄之又玄紫衲命衣清凉國號不有我師孰知吾道九州傳命然無盡燈一人拜錫統天下僧帝綱冲融潛通萬戶歷天不周同時顯晤卷舒自在來往無蹤大士知見允執厥中西域供牙梵倫遽至奏啓石驗嘉風盆熾敕俾圖真相即無相海印大龍蟠居方

丈哲人去矣資何所參即事之理塔鎖終南

勑冩國師真奉安大興唐寺丈宗皇帝御製賛曰朕觀

法界曠闊無垠應緣成事允用虛根清凉國師體象啓

門奄有法界我祖聿尊教融海嶽恩廓乾坤首相二踈

拔擢幽昏閶氣斯來拱承佛日四海光凝九州慶溢敭

金仙門奪古賢席大手名曹橫經請益仍師臣休保余

遐歷爰抒顯毫式揚茂實真空罔盡機就而駕白月虛

秋清風適夏妙有不遷緣息而化邈爾禹儀煥乎精舍

已未製象碁昔神農以日月星辰為象唐相國牛僧孺用車馬將士卒加砲代之為機矣

是年正月六日圭峯宗密禪師示寂相國裴休撰傳法碑師姓何氏果州西充人釋迦如來三十九代法孫也釋迦住世八十年為無量天人聲聞菩薩說種種法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于世顧此法衆生之本源諸佛之所證超一切理離一切相不可以言語智識有無隱顯推求而得但心心相印印印相契使自證知光明受用而已自迦葉至達磨達磨東來至曹

溪凡三十三世曹溪傳荷澤荷澤傳磁州如如傳荆南張張傳遂州圓圓傳禪師師於荷澤為五世於迦葉為三十八世其宗系如此師豪家少通儒學一日謁遂州未及與語退游徒中見其儼然在定忻躍慕之遂剃染受道甞赴齋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誦未終忽然大悟歸以告其師師印可乃謁東京照照曰菩薩人也誰其識之次謁清涼觀觀曰毗盧華藏能從我游者其汝乎及因漢上僧授華嚴新疏遂講華嚴久之著圓覺華嚴

涅槃金剛唯識起信法界觀等經疏鈔及禮懺修證圖傳纂略文集諸宗禪語為禪藏并書偈論議凡九十餘卷或以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游名邑大都以興建為務乃為多聞之所役豈聲利之所未忘乎曰嘻夫一心者萬法之總也分而為戒定慧開而為六度散而為萬行萬行未甞非一心一心未甞違萬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哉且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為法隨行而起者為役得未必甞同也

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而不屬於萬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教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哉自迦葉至富那夜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至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衍著論釋經摧滅外道為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為威神尊者摩羅獨以苦行為道迹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專心禪定或蟬蛻而去或化火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

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迹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為大牛不超過無以為大士故禪師之為道也以知見為妙門以寂靜為正味慈忍為甲冑慧斷為劍矛破內魔之髙壘陷外賊之堅陣鎮撫邪雜解釋縲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呵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恥之三乗不興四分不振吾師恥之忠孝不並化荷擔不勝任吾師恥之故皇皇於濟拔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髙不以一德自聳人

有歸依者不俟請而往也有求益者不俟憤則啓矣雖童幼不簡於應接雖傲很不怠於扣勵其以闡教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師之法者貪則施暴則斂剛則隨戾則順昏則開惰則奮自榮者謙自堅者化循私者公溺情者義故士俗有變活業絶血食持戒法而為近住者有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為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為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不可勝紀真如來付囑之菩薩衆生

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一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議者又焉知大道之所趣哉閱世六十二僧臘三十四宣宗追謚定慧禪師門弟子僧尼四衆凡數千人

庚申 正月上疾命太子監國上崩仇士良立潁王為太弟即位李德裕相

辛酉武宗炎改會昌 穆宗弟五子母韋太后仇士良臨死謂同類曰天子奢泆不道勿令讀書親儒者後服丹藥其性躁急喜怒不常年三十四而崩在位六年

帝自㓜稚不喜釋氏是年正月即位七月桂州馬生三

足駒至秋九月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籙道場冬十月帝幸三殿升九仙玄壇親受法籙左拾遺王哲諫云王業之初不宜崇信太過帝不納

是年十月潭州雲巖晟禪師卒鍾陵建昌人姓王氏少出家於石門初參百丈未悟玄旨侍左右二十年丈化乃謁藥山朋勤已久山問師作什麽曰擔屎山曰那箇聻曰在山曰汝來去為誰曰替他東西山曰何不教並

行曰和上莫謗他山曰不合與麽道曰如何道山曰還
曾擔麽師於言下契會一日藥山問聞汝解弄師子是
否曰是山曰弄得幾出曰弄得六出山曰我亦弄得曰
和上弄得幾出山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
後到溈山溈問曰承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曰是溈
曰長弄耶還有置時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溈曰置時
師子在什麽處師曰置也置也道悟問大悲千手眼如
何曰如無燈時把得枕子怎麽生道悟曰我會也我會

也師曰怎麽生會悟曰通身是手眼洞山問就師乞眼睛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有汝向什麽處著洞山無語曰乞眼睛底是眼否价曰非眼師咄之師於是月二十六日沐身竟喚主事僧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日並無人去及夜師歸寂壽六十荼毗得舍利千餘粒塔曰淨勝勅謚無住大師

夏六月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為光禄大夫充崇玄館學士令與趙歸真居禁中修法籙左補闕劉玄謨上疏切

諫貶玄謨為河南户曹

三年正月制曰齋月斷屠出於釋典國家刱業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緣兹弊自今惟正月萬物生植之初宜斷屠三日列聖忌各斷一日餘不須禁三月以道士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時帝鋭意求仙師事歸真歸真乘寵每對必排毀釋氏非中國之教蠹害生靈宜盡除去帝深然之歸真復請與釋氏辯論有旨追僧道於麟德殿談論法師知玄登論座辯捷精壯道流不

能屈玄因奏王者本禮樂一憲度則天下治吐納服食
蓋山林匹夫獨擅之事願陛下不足留神帝色不平侍
臣諷玄賦詩以自釋玄立進五篇有鶴背傾危龍背滑
君王且住一千年之句帝知其刺特放還桑梓
論曰昔周武廢教沙門犯顔抗爭殆數十人雖不
能格武之惑然足見吾法中之有人也及唐高祖
議沙汰而惠乘玄琬智實法林等皇皇論爭引義
慷慨亦不失法王真子之識凡自大歷而後祖道

既興吾門雄傑多趨禪林至是武宗議廢教而主法者才知玄一人而已雖武宗啟意不可解佛運數否莫可逃凡釋子者處變故之際無一辭可紀佛法尊博如天亦吾徒失學之罪也

甲子正月作望仙樓於禁中時集道士於其上浴質仙事時趙歸真特被殊寵諫官數上疏論之帝謂宰相曰諫官論趙歸真此意要卿等知朕宫中無事屏去聲色要此人道話耳李德裕對曰臣不敢言前代得失第歸

真曾在敬宗朝出入掖庭以此羣情不願陛下復親近之帝曰朕於彼時已識此人但不知其名呼爲趙鍊師在敬宗時亦無甚惡朕與之言滌煩耳至於軍國政事唯與卿等論之豈問道士縣是宰相不復諫而歸真遂以涉物論遂舉羅浮山道士鄧元超有長生術帝遣中使迎之及元超至與劉玄靖及歸真等膠固排毁釋氏於是拆寺之請行焉

四月敕祠部檢括天下僧尼寺凡四萬四千六百所僧

尼凡二十六萬五千餘人

五月庚子勅併省天下佛寺中書門下牒奏據令式諸上州國忌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各留一寺凡有列聖尊容並令移於寺內其下州寺並廢兩京左右街請留十寺寺僧十人勅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巧者各一所如破落悉宜除毀其行香日官吏宜赴道觀上都東都各留四寺寺僧三十人中書門下又奏曰天下廢寺鐘磬銅像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為農具金銀

鍮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等像勑
出後限一月納官

八月制曰朕聞三代以前未有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寖
興由是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於蠹
耗國家而漸不覺以至於誘惑人情而衆益迷泊於九
有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
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
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

飢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架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弊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天下執此兩端而以經邦豈以西方區區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刬除未盡流衍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協予正意條流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

寺還俗僧尼収充税户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游惰不業之徒幾五十萬廢丹雘無用之室凡六萬區自此清浄訓人慕無為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意

乙丑三月帝不豫自徵方士服金丹受法籙至是發背躁悶失常遂至大漸旬日不能言而崩年三十三舊史贊曰昭肅削浮圖之法懲游惰之民志欲矯步丹梯求

珠赤水徒見蕭衍姚興之曲學不悟始皇漢武之妄求
蓋受惑左道之言故偏作異方之教况身毒西來之法
向欲千年蚩蚩之民習以成俗畏其教甚於國法樂其
徒不異登仙如文身斷髮之鄉似吐火吞舟之戲詎可
正以咸韶而律以章甫加以笮融何充之佞代不乏人
非荀卿孟子之賢誰興正論一朝隳殘金像燔棄胡書
結怨於膜拜之流犯怒於匹夫之口哲王之舉不駭物
情前代存而勿論實為中道欲革斯弊將俟河清聒肅

頗稱明斷然聽斯蔽矣已上並見舊史

論曰舊史武宗紀著除罷釋氏始末甚詳當時黄冠乗寵傾害吾教然亦大臣李德裕輔成其事也新史曰武宗毅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法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不同耳噫嘻武宗非明智不惑豈特於釋老好惡不同哉其偏信李德裕專權用事朋黨相傾雖僅有伐叛之勞未見成功而朝野積怨已

甚使吏久權則與李林甫又何異乎 古曰上流之罪天執

其罰下民之罪天假其罰異矣哉報應傳曰正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穆宗陵下忽聞人語謂是盜馬遂泊叢薄之內俄而空有朱衣執版宣曰塚尉何在有二吏出應曰在矣朱衣曰錄海西君使者至也未吏曰計程十八日方至朱衣曰何稽吏曰李炎坐毀聖教減筭一紀當與海西君同錄其䰟而至矣時有賈客自東來俱尋不見是年武宗果卒併錄之

丙寅 三月上崩子幼皇太叔即位

四月出李德裕荆南節度使

丁卯宣宗忱憲宗第十三子始封光王讓位與姪文宗武宗後武宗不道摇亡沉於宫厠宦者仇公武潛奴救之俾髡髮為僧後復受江陵少尹武宗疾大漸立光王為皇太叔即位于柩前帝以流落民

閒備知稼穡勤于庶政視前昏暴廣興佛寺后年五十崩咸寧殿葬貞陵在位十三年

改元大中

三月詔曰會昌季年併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有資為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乖謬其靈山聖境應會昌五年所廢寺宇諸宿舊僧可仍舊修葺住持

是年尚書白居易卒年七十有五贈尚書左僕射上以詩弔之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湔剔抉摩多見聽

可然爲當路所忌遂擯斥所蘊不得施乃放意文酒能順適所遇託釋氏死生之說若忘形骸者後復進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輙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及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架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號醉吟先生自爲之傳晚節好佛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與胡杲等九人宴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𠡠工於詩當時士人爭傳誦之其始生方七月能

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之百數不差九歲暗識音律其篤於文章葢天禀然既卒以其所居第施為佛寺宣宗思其賢不已因擢其弟敏中為相居易嘗足疾肖彌陀佛像而禱之自為之記曰我本師釋迦如來説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

者舉手合掌必向西方有怖厄苦惱開口發聲必先念
阿彌陀又範金合土刻石繡紋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
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為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
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於彼
國土明矣不然南北東西過去現在未來佛多矣何獨
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白居易當衰
莫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十萬命工人杜敬宗
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

有三尺阿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人天瞻仰眷屬圍繞樓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綵張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回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現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宣此義而說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

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
戊辰九月詔曰潮州司馬李德裕早藉門第幼踐清華
累居將相之榮唯以姦傾為業當會昌之際極公台之
崇騁諛佞以得君遂恣横而持政專權生事妬賢害忠
動多詭異之謀潛懷僭越之志秉直者必棄向善者盡
排誣忠良造朋黨之名肆姦偽生加諸之釁計有逾於
指鹿罪實見於欺天屬者方處鈞衡曾無嫌避委國史
於愛壻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洎參信書亦見親昵

恭惟元和實錄乃不刊之書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為私門之令猷附李榮之曲情成吳緗之怨獄擢爾之髮數罪未窮載窺罔上之由益見無君之意朕務全本體久為含容雖黜降其官榮尚蓋藏其醜狀而睥睨未已兢惕無聞積惡既張公議難抑可崖州司户未幾德裕慚恐而卒乃見夢哀訴於宰相令狐綯乞歸葬其尸識者謂之强魂雖死亦不衰云

論曰唐李習之曰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取行狀謚

牒凡為狀者皆門生故吏苟言虛美尤不足信予觀李德裕故吏鄭亞所為會昌一品制集序鋪張德裕勲業與新史本傳無異而舊史武宗紀則著德裕之惡與詔詞皆合然則新史取信故吏之說寧不悞後來者乎

湖南觀察使裴休躬謁華林善覺禪師休問師還有侍者否覺云有一兩个休云在什麼處覺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休覩之大驚覺語虎曰且去有客

在二虎哮吼而去休問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覺良久云會麽休云不會覺云山僧常念觀音休歎異而去覺隱居常持錫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嘗有僧來參方展坐具覺曰且緩緩僧曰和上見个什麽覺云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有省

已已　正月五色雲復河湟瓜沙伊肅等十一州中現佛真身之地於是開元基宇悉如故

黄蘗希運禪師示寂師福唐人姿貌豐碩游方晚趨江西參馬祖值祖歸寂乃見百丈問馬祖平日機緣丈舉

再叅馬祖掛佛話師於言下大悟曰子他日嗣馬祖去師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若嗣馬祖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乃堪傳受師自是混迹于衆後於豫章遇觀察使裴休道縁契合遂出世說法甞示衆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遂以棒趁去而衆不散因謂之曰汝曹盡是噇酒糟漢恁麽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个漢便從頂上

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你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尊宿聚徒闡化又作麽生師曰不道無禪只是無師豈不見馬大師座下出八十四人坐大道場得大師正眼者止三兩人而已歸宗和上是其一也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横説竪説猶不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

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語言念向肚皮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麽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才見入門來便識得你了也還知麽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人算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分上事若會即便會不會即散去大中三年終於黄蘗敕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庚午詔京兆薦福寺弘辯禪師入内帝問曰禪宗何有

南北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三十一世此土弘忍大師有二弟子一名惠能受衣法居嶺南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得法雖一時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何名戒定惠對曰防非止惡名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心境俱空照鑒無惑為惠帝曰何名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為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

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談以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覺也謂人有智慧覺照為佛心心者佛之別名則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幾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應無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為天人師隨根器而說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

悟至理中下根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韋提希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復有人持經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説法皆為最上一乘如百千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縁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傳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生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

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不著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看經否對曰沙門禮佛看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依佛戒修身叅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為頓見何為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無二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非一口便飽是日辨對七刻方罷帝悅賜號圓智禪師

辛未江州刺史崔黯復廬山東林寺黯自為之碑其畧

曰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恩亦弘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甚則失其道蠹於物失其道者迷其徒蠹於物者覆其宗皆非佛之以手以水之意也為國家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蠧物之病則通矣唐有天下一十四帝視其甚理而汰之而執事之人不以歸生返本以結人心其道甚桀幾為一致令天

子取其益生人稍復其敎通而流之以濟中下於是江州奉例詔予時為刺史前訪兹地松門千樹嵐光熏天蜩嘒湍鳴松籟泠然可别愛而不剪利以時往至是即善而復之又曰嘗覿晉史見遠公之事及得其書其辯若注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今之所謂遠公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山嶺北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為山山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墜天秔香藥靈鳥閑獸善烟嵐之中恍有絳節白鶴使人覿之而不能回

睥也且金陵六代代促俗薄臣以功危主以疑慘潯陽為四方之中有江山之美遠公豈非得計於此而視於時風耶然鷙者搏羶襲者居素前入不暇自歎者多則遠師固為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是山更名暢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為號者不可一二故寺以山山以遠三相挾而為天下具美矣

癸酉溈山靈祐禪師示寂師嘗示衆曰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視聽尋常更無

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還更有修不師云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雖有百千妙義抑揚當

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時相國鄭愚為之碑曰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為是而五常教化人事之外於精神性命之際史氏以為道家之言故老嚴之類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於盪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之間超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議勝妙不可以意況則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辯巧歷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知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

其空不能了是者無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寂城郭不必諠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來之迹非盡無也寘於順也遇所即而安故不介於時當其處無必故不局於物其大旨如此其徒雖千百得者無一二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有傳然非聰明瓌宏傑達之器不能得其傳當其傳是皆鴻庬偉絶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有山名大溈蟠木穹谷不知其徧幾千百里為熊豹虎兕之宅雖夷人射獵虞迹

棋畛不敢從也師始僧號靈祐生福唐笠首屩足背閩來游庵於翳薈非食不出栖栖風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夜物不能害非夫外死生忘憂患冥順大和者孰能於是哉昔孔門殆庶之士以簞瓢樂陋巷夫子猶稱詠之以其有生之厚也且生死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得必無得於失故於其間得失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為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凡涉語是非之端辯之益惑無補於學者今不論也師

既以茲為事其徒稍稍從之則與之結構廬室與之伐去陰黑以至於千有餘人自為飲食紀綱而於師言無所是非其有問者隨語而答不強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為稱首武宗毀寺逐僧遂空其所師遽裹首為民惟恐出蚩蚩之輩有識者益貴重之後湖南觀察使裴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巳輿親為其徒列又議重削其鬚髮師始不欲戲其徒曰爾以鬚髮為佛耶其徒愈強之不得巳

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為同慶寺而歸諸徒復來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為意忽一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中七年正月九日歸寂年八十三即窆於大溈之南阜後十有一年其徒以師之道上聞始加謚號及墳塔以厚其終噫人生萬類之最靈者而以精神為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漸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甞時餉歴息煎熬形器起如兊雝行坐則思想偃臥則魂夢以耽淫之利欲役老朽之筋

骸飡飯既耗齒髮已弊猶拔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已曾不知息陰休影捐慮安神求須臾之暇以至濫焉而盡親友不翅如行路利養悉委之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後嗣淫逾汗湯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以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聖然其歸趣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梗槩各言宗教自相矛盾故褐衣圓頂未必皆是若予者洗心於是逾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度者以師之圖形

自大溈來知予學佛求為讚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厖絕特之度者也既與其贊則又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予笑而諾之遂因其說以自警觸故其立言不專以褒大溈之事云

詔修天下祖塔未經賜號謚者所在以聞太常考行頒賜

乙亥　勅法師辯章為三教首座

是年潭州道林沙門疏言詣太原府訪求藏經高士李節餞以序曰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興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剗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晉瀰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腯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固有札瘥之患固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疴背癃而足躄耳聵而目瞑於是攻熨之術用焉禳禬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勢異耳嗟乎三代

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播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强用廢井田則豪宻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帑則聚斂之臣升矣務勝下則掊剋之吏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為怨俗於是有汨羅之客有負石之夫人人

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退讓為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非薄勤苦為修行以窮達壽夭為因果故陋賤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見佛性則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其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興則是抱疾之夫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之興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

其分勇者將奮而思鬭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羣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儁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雖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剪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益而疾其雕鎪綵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剪釋氏巾其徒且數萬之民隸廬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沉諸水言詞於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乘

驛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罪之由是天下名祠珍宇毀撤如掃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以南遠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體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湖西之勝游也有釋疏言謷辨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我閣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弟往來購釋氏遺文以惠湘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辭而北游既上謁軍門范陽公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

成藴秩者至釋祠不見毁而副剩者又命講丐以補繕闕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十年秋八月輦自河東而歸於湘焉嘻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疏言遠識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人為叙其事且贈以詩詩曰湘水狺狺兮俗獷且很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槃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湘水

滔滔兮四望何已猿狖騰拏兮雲樹靡靡月沉浦兮烟
冥山檣席卷兮櫓床閙偃仰兮嘯詠皷長波兮何時還
湘川超忽兮落日晼晼松霞秋庭兮蘭被春晼上人去
兮幾千里何日同游兮湘川水
戊寅詔羅浮軒轅先生左拾遺王譜等上疏諫之詔答
曰朕以躬親庶務萬幾事繁訪聞羅浮處士軒轅集善
能攝生年齡不老乃遣使迎之冀其有少保理也朕每
覩前史見秦皇漢武之事常以之為戒卿等職在諫司

閱示來章深納誠意復謂宰相曰為吾諭於諫官雖少翁樂大復生亦不能相惑弟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一言耳未幾軒轅集至帝問曰先生遐壽而長年可致否對曰屏聲色去滋味一哀樂廣惠澤則與天地合體日月齊明是為長年不假外求也帝敬重之

己卯　韋宙於洪州剏觀音寺躬請仰山惠寂禪師開山住持今為官講

八月帝崩年五十矣帝性明敏用法無私恭謹節儉惠愛民物從諫如流天下稱為小太宗每宰相奏事畢忽

恬然曰可以閒語因問閭閻細事或譚宫中游宴一刻許復正容曰卿等善為之常恐卿輩負朕後日難相見乃起入宫令狐綯甞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於延英奏事未甞不汗霑衣也

舊唐史賛曰臣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獻文皇帝器識深遠久歷艱難備知人間疾苦自寳歷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民洎大中臨御一之日權豪斂迹二之日姦臣畏法三之日閽寺讋氣由是刑政不

濫賢能効用百揆四嶽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帝宮中衣澣濯之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毋后侑膳輒不舉樂歲或小飢憂形于色雖左右近習未甞見怠惰之容與羣臣言儼然煦接如對賔僚或有所陳閒虚襟聽納故事人主行幸黄門先以龍腦欝金藉地獻文悉命去之宫人有疾醫視之既瘳即抽金賜之誡曰勿令敕使知謂朕私於侍者其恭儉好善類如此季年風毒召羅浮山人軒轅集訪以治身之要集亦有道之士也未

嵤輙語詭異帝益重之及堅請還山帝曰先生捨我亟
去國有災者朕有天下竟得幾年集索筆横書四十而
去乃十四年也興替冥運其若是與而帝道皇猷始終
無闕雖漢之文景不足過也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
三四吮墨揮翰有所慊然
資治通鑑曰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祚人之情偽靡不
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内
樂業殊俗順軌求之漢世其孝宣之流亞歟

論曰唐新舊史唯宣宗朝事實相反特甚唯舊史與資治通鑑皆合新史貶之謂宣宗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意嗚呼斯言莫知何謂也大凡人君寛厚長者必責以優游無斷至於精勤治道則謂以察為明然則何從而可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蓋識然也

補怛洛伽山觀音示現之地有唐大中間天竺僧來即洞中燔盡十指親覩妙相與說妙法授以七寶色石靈

跡始著其後日本國僧惠鍔自五臺得菩薩畫像欲還本國舟至洞輒不往乃以像舍于土人張氏之門張氏屢覩神異徑捐所居為觀音院昌國志云梁貞明二年始建寺郡將聞之遣幕賓迎其像到城與民祈福已而有僧名即衆求嘉木扃户刻之彌月像成而僧不見今之所設是也史越王作重修寺記云宋元豐三年王舜封使三韓至此黑風驟起巨龜負舟向山禱告大士現相舟穩還朝以聞朝廷頒金帛移寺建於梅岑山之陽賜額寶陀祈禱雨暘輒應

迨今元朝降香賜田重新寺宇以福邦家永延帝祚

佛祖歴代通載卷十六